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杨岂深 龙文佩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二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章洁思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0259-6/H·073

定价：5.35 元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 二 册

BOOK II

杨岂深 龙文佩 主编

任治稷 张廷琛 张爱平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二册
BOOK II

杨岂深 龙文佩 主编
任治稷 张廷琛 张爱平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75 字数 662,000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 40,001—45,000 册

ISBN 7-5327-0259-6/H·073

定价: 5.3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编 辑 说 明

一、《美国文学选读》由复旦大学外文系编注，共三册：第一册，美国独立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册，两次大战之间；第三册，战后到八十年代。

二、本书每篇大多由“作者简介”、“题解”、“选文”和“注释”四个部分组成。有些选文因可独立成章，“题解”从略。

三、作家与作品大体按出生年月、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但少数作家、作品因文学流派或地位影响等关系，编排次序稍有变动。

四、本书第二册承厦门大学林疑今教授、山东大学张健教授、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朱树庵教授审稿，承上海译文出版社汤永宽同志、上海外国语学院吴定柏同志提出宝贵意见，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五、本书在第二册编注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胡忠茂、研究生钱坤强、王爱萍等同志以及外文系资料室、办公室同志大力协助，亦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六、参加本书编注工作的同志的名字，注在各自所作“作者简介”、“题解”或“注释”的后面，这里不一一列举。

·前 言

编者一向认为整个美国文学从胚胎、发育以至成熟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出现过三大高峰：（一）十九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二）第一次大战至三十年代末是“迷惘的一代”称雄文坛的时期，以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为主要代表，虽然德莱塞和福克纳可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位作家；（三）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美国梦”彻底破灭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从各方面表达了对美国现实的进一步失望。

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个声明：德莱塞应该说是三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作家，而我们把他收在第一册，当时的考虑是他生于1871年，早于杰克·伦敦与厄普顿·辛克莱，而伦敦与辛克莱则只能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品都出版于1910年以前。现在看来，这种单纯以出生年月先后为排列顺序的方法，颇成问题。

本卷的重点为“迷惘的一代”的文学，因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这些作家为美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即使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些重要作家，如霍桑和麦尔维尔也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被重新发现的。同时，十九世纪中叶的几位作家虽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如果以涌现出来的作家作品之多，所接触的生活面之广，题材和内容之丰富以及风格之创新而论，则两次大战之间的文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文学。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因为到了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的先天缺陷日益暴露，严酷的现实给予敏感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一批作家以巨大的推动力，使他们写出一部又一部揭露黑暗、控诉邪恶的有力作品。这些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了广大劳动人民与一部分知识青年的觉悟。

德莱塞和路易斯从不同侧面对当时美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解剖。《美国的悲剧》的主人公格莱菲斯原来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为了摆脱枯燥无味的家庭生活，到旅馆中当侍者，后又到纽约一领带厂当工人，因恋爱纠葛而犯有杀人嫌疑，终于被捕判刑。书中描写了大都会的种种黑暗与罪恶，显出了一团漆黑。德莱塞后来写的金融家三部曲，对金融资本家的欺诈骗手段作了无情的鞭挞。我们常常说“作家的良心”，德莱塞便是体现美国作家良心的优秀代表之一。

三十年代的美国家作家各有自己的特色。路易斯的《大街》与《巴比特》以

犀利的文笔揭开了美国城市及其代表人物的狭隘、保守和猥琐的真相，而这些小市民却反而自诩进步，洋洋自得。巴比特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面镜子。巴比特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可从美国韦氏大字典三版把它作为普通名词列入专条的释义得到答案：“巴比特是商业界或职业界的人，不加思索地、自以为是地恪守中产阶级的体面标准，迷信物质上的飞黄腾达，瞧不起也欣赏不了艺术或精神价值。”路易斯笔下的巴比特精神空虚，自作自受，无法摆脱自己寂寞无聊的困境，而寄希望于他那带点反叛精神的儿子。以讽刺手法论，他继承了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衣钵。

在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群中，究竟谁的地位最高？恐怕很难作出定论。实际上可以争个高低的，只有福克纳和海明威。以我个人看，桂冠还得赠给前者，因为福克纳作品的画面宽广，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通过对三个家庭的好几代的描写叙述，他的长短篇小说深刻揭示了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北方与南方的矛盾。本世纪以来，家世小说出版很多，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德国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但它们比起福克纳的系列小说来，似乎还嫌逊色。尽管就布局结构与文学技巧而言，有些读者和批评家可能觉得托马斯·曼和高尔斯华绥要比福克纳高出一筹，但就所揭示的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创作手法的新颖奇特而论，福克纳显然占有优势。诚然，福克纳的风格有时陷于艰深晦涩，甚至句法也有不合常规之处，但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抒情诗般的片段，读后令人难忘。

海明威的生活道路带着一种传奇色彩，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少人把他的小说看作自传式的作品。我们不否认作家的生活往往在他们的作品里打上鲜明的印记，但若将海明威那些经过严密构思和精心写作出来的长、中、短篇小说——视作他个人经历的叙述则未免把文学创作过分简单化了。在杰克·巴恩斯和弗烈德烈·亨利的身上固然可瞥见海明威的影子，但绝不能说他们就是海明威的化身。海明威的第一部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的书名来自《圣经》旧约中的传道书，显然带有悲观的调子。在不少读者心目中，《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的集体画像，但从结构与情节而言，后者却写得更紧凑而富于戏剧性。海明威的散文风格以简洁、明快和生动著称，这种风格对后来美国小说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一个单纯的甚至带有无政府倾向的个人主义者转变为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战士——这样一条路是不容易走过来的，虽然他始终没有放弃通过苦难、爱情与自我意识寻求个人拯救的道路。《老人与海》是他的压卷作。这部字数不多的中篇小说，以情节言似乎非常简单，却具有深刻的寓言意

味。有人认为它受了柯勒律治的《老船夫之歌》的影响，但笔者则感到它在某些方面与麦尔维尔的《白鲸》颇有相通之处。

与海明威齐名而成就应该放在他下面的是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的才具不小，但他的46年的短短一生未能使他的才华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嗜酒如命，妻子挥霍无度，他经常陷于负债还债的恶性循环之中。他的作品不能算多，但却集中反映了“爵士时代”的美国青年的生活。为了维持豪华生活的场面，他有时不得不向一些稿酬高的通俗刊物投稿，浪费了他的精力，浪费了他的笔墨，也浪费了他的禀赋。《人间天堂》是他的成名作，批评家卡津（A. Kazin, 1909—）对于这部书评价甚高。他说，“与其说他是—位小说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宣告了“迷惘的一代”的诞生。这部书描写了当时大学生的风貌，也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有人认为它受了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影响。奠定菲茨杰拉德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当然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描写了美国大富翁挥金如土的奢侈豪华的场面，日日夜夜流金逐，笙歌歌舞。作者是“爵士时代”的产物，这部书也只能是“爵士时代”的产物。这部书激起的反响不小，连很少写文论及当代美国小说的诗人艾略特也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它是美国小说继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之后所迈出的第一步。

三十年代的美围小说界可说是群星璀璨，春色满园。除了上面所论述的几位大家之外，本卷所收录和未收录的名家还很多，我不准备在这里一一论及，但戏剧方面有一人不可不提，因为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美国在剧作上没有出过什么人物，而奥尼尔的出现却如平地一声雷，震撼了世界文坛，开创了美国戏剧的黄金时代。美国批评界元老马尔科姆·考莱在前几年出过—部文集，书名《我从事写作这一行当》，其中第一篇提到文学史上有—相当奇怪的现象，不少齐名的作家往往同时或先后出现于文坛。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来，这是有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原因的，大家同时受到历史事件的冲击，反应可以不同，但必然有所反应，则是理所当然。在仅仅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有好几位重要剧作家发表了—连串剧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含义，如奥尼尔的《毛猿》和《琼斯皇帝》，埃尔默·赖斯的《加数器》，丽莲·海尔曼的《小狐狸》和《孩子们的时光》，克利福德·奥德茨的《等待老左》，以至于马克思威尔、安德森和劳伦斯·斯托林斯合写的《光荣何价》。他们所用的手法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集其大成者，自然是奥尼尔。西方评论家对奥尼尔的后期作品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希腊悲剧与近代弗洛伊德情结的混合体，不过从弗洛伊德看来，希腊悲剧《伊狄浦思王》剧本本身

就是伊狄浦斯情结的体现，但以我们看来，奥尼尔却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他的作品触及了美国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在手法上融合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也有其个人的特色。

写到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个现象似乎值得在此一提。第一，三十年代的美籍作家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有相当多的人奔赴前线，但感受却不如英国与欧洲大陆作家对战争体验之深。象巴比塞的《火线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或路德维格·雷思的《战争》等震撼心灵的作品，在当时的美国却找不出来。英国虽然没有可与上述几部小说媲美的作品，却在诗歌与散文中，战时气氛还是有所表现，例如温·欧文，鲁·布鲁克与西·沙逊的诗歌，布伦顿的《战争低语》和罗·格雷夫斯的《告别那一切》回忆录式的散文。或许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美国参战在1917年4月，距战争结束仅有一年，因此，美国士兵对西欧前线最激烈的战斗没有或很少参与，难以写出真正反映战争的残酷与感受深刻的作品。有人或许要质问，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算不算战争文学，我的答复是，严格说来，它不是纯粹描写战争的作品。尽管它也写到战争场面，但它的主线是爱情。

第二个现象我想顺便在此提起读者的注意。在三十年代美国作家中，竟先后有七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地理(亚洲仅有泰戈尔一人)与人口比重来说，不能不说有点令人难解。在得奖的作家中，除小说家外，也有诗人艾略特和剧作家奥尼尔。在小说家五人中，赛珍珠实在够不上领取这个桂冠。钱钟书先生和许多人都表示过这个意见，由此可见尽管获奖人是由瑞典皇家学会所设的专门委员会投票决定的，但评判者的标准不一定都客观公允，其文艺趣味也未必都是雅正的。至于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之含有地域的偏见，则为众所周知的事。但它毕竟不失为衡量大部分作家地位的一个基准。三十年代美国作家具有其特殊重要地位的一点，还是可以从诺贝尔奖金的授予中反映出来。

第二卷选收作品的范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多年，所以我们所收的作品多为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字。不过就是在1919至1945的界域之内，有许多在美国文坛上地位并非无足轻重，而我们因篇幅关系，未入选的作家还不乏，如小说家兼戏剧家桑·怀尔德，诗人艾·洛厄尔，女小说家多罗西·贝克等。但作为教科书的选本，由于篇幅及考虑到读者层次(大学生与一般爱好美国文学的社会青年)的关系，一取一舍之间颇难作出断然的决定。加之选者的个人偏嗜也不易完全避免，对于书本(包括第一册)的个别作家与个别选文，肯定有不同的看法。编者所感到最困难的是在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如何划线。大家(即主要作家)不会引起问题和争论，但介于两者之间或等

次相同的作家作品，则不易处理。说丽莲·海尔曼该选，难道埃尔默·赖斯就不能入选？即以海尔曼论，难道《守望莱茵河》就比《孩子们的时光》或《小狐狸》更具有代表性？赞成与反对者都有理可举，在这种场合，谁也不是文艺法庭的最高法官。好在这部选读，只是初次尝试，要求做到比较的完善，则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或其它更好选本的出现。我们希望本卷出版后，能够收到读者的大量信息反馈，使我们在第一、二册的修订与第三册的选编工作中考虑得较全面些。

杨 邕 深
1986 年 10 月

Contents

Irving Babbitt (1865—1933)	1
from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2
Willa (Sibert) Cather (1873—1947)	14
from <i>My Antonia</i>	15
Gertrude Stein (1874—1946)	28
from <i>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i>	28
Robert Frost (1874—1963)	39
Mending Wall	41
After Apple-Picking	44
The Road Not Taken	46
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	48
from <i>Winesburg, Ohio</i>	49
Mother	49
Departure	60
Carl Sandburg (1878—1967)	64
Fog	66
Grass	67
from <i>The People, Yes</i>	68
Wallace Stevens (1879—1955)	72
Peter Quince at the Clavier	73
Sunday Morning	77
Henry Louis Mencken (1880—1956)	86
from <i>The American Language</i>	86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99
Proletarian Portrait	100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101
Sinclair Lewis (1885—1951)	103
from <i>Babbitt</i> —Chapter II	105
Ezra Pound (1885—1972)	120
from <i>The Cantos</i>	122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127
Hilda Doolittle (H. D.) (1886—1961)	128
Orchard	128
Oread (1914)	180
T. S. Eliot (1888—1965)	132
from <i>The Waste Land</i> —1. The Burial of the Dead	134
Eugene O'Neill (1888—1953)	142
The Emperor Jones	144
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1980)	184
Flowering Judas	186
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	205
<i>Ars Poetica</i>	206
Michael Gold (1894—1967)	209
from <i>Jews Without Money</i>	210
Chapter III: A Gang of Little Yids	210
E. E. Cummings (1894—1962)	224
O Sweet Spontaneous	225
'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Gladly Beyond'	226
Edmund Wilson (1895—1972)	229
from <i>Axel's Castle</i>	231
John Dos Passos (1896—1970)	243
from <i>U. S. A.</i>	245

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268
from <i>The Great Gatsby</i> —Chapter III	271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295
<i>Dry September</i>	295
Malcolm Cowley (1898—)	315
from <i>A Second Flowering</i> —I. <i>The Other War</i>	316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340
from <i>A Farewell to Arms</i> —Chapter XLI	342
Hart Crane (1899—1932)	367
<i>To Brooklyn Bridge</i>	368
<i>Royal Palm</i>	372
Thomas Wolfe (1900—1938)	375
from <i>Look Homeward, Angel</i> —Chapter XL	377
James Langston Hughes (1902—1967)	390
<i>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i>	391
John Steinbeck (1902—1968)	393
from <i>The Grapes of Wrath</i> — Chapter 17 Chapter 29 ...	396
Nathanael West (1903—1940)	413
from <i>Miss Lonelyhearts</i>	414
James Farrell (1904—1979)	434
from <i>The Young Manhood of Studs Lonigan</i> —Chapter 24 ...	435
Lillian Hellman (1905?—1983)	460
from <i>Watch on the Rhine</i> —Act III	463
Clifford Odets (1906—1963)	491
<i>Waiting for Lefty</i>	492
Richard Wright (1908—1960)	529
from <i>Native Son</i>	531
Eudora Welty (1909—)	565
<i>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i>	566

Irving Babbitt

【作者简介】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教育家, 文艺批评家, 出身于俄亥俄州一医生家庭, 188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91年至1892年白璧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师从西尔万·莱维(Sylvian Lévi), 专攻梵文及巴利语, 从而对古代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94年至1933年去世前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新人文主义曾在美国盛极一时, 白璧德为其主要代表。他认为人类应该遵循两种法则, “自然法则”(也称“物的法则”)与“人的法则”。“自然法则”强调人的自然属性, 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 “人的法则”则突出人的道德性与制约力。在白璧德心目中, 浪漫主义, 特别是卢梭, 只一味遵从“自然法则”, 而忽视“人的法则”, 否定理性, 势必导致社会道德混乱与堕落。在他看来, 后来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也都犯了同一毛病。他坚持道德性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因此, 他提倡节制、合度、得体的价值规范。他不相信外在的技术进步与科学文明, 指责它们极不合适地替代了苏格拉底式的自我认识和基督与东方哲人的自谦精神, 助长了人们无视道德价值与内心自制的倾向。他极力推崇古希腊文学与古代东方文学, 确信它们提供了出色的道德价值的范例。

白璧德几乎在他每一本书中都一再重申他的新人文主义主张。正如新人文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所指出的那样, 白璧德在他的著作中只是做着“一种旋转运动, 而不是循序向前推进。”意思是说他前后期的思想没有多大的发展。他的主要著作如下:《文学与美国学院》(*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 反对教育中流行的职业教育的主张, 要求恢复古典文学的教学;《新拉奥孔》(*The New Laokoön*, 1910), 抨击浪漫主义艺术中的杂乱无章;《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 批判卢梭思想在二十世纪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民主与领导》(*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1924), 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论创造性》(*On Being Creative*, 1932), 将古典的模仿说与浪漫主义的“自发性”(Spontaneity)概念进行比较, 并猛烈地攻击了后者。

白璧德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学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 T. S. 艾略特 (T. S. Eliot) 和诺尔曼·福厄斯特 (Norman Foerster), S. P. 谢尔曼 (S. P. Sherman) 也曾在他影响下，为新人文主义大声疾呼。

白璧德学识渊博，文风严谨，行文旁证博引，却无牵强附会生涩难解之弊，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深厚的语言功力。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题解】

《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书中，白璧德从各个侧面讨论了浪漫主义最初的形成和发展，批判其流于无节制的反理性倾向，并指出浪漫主义思潮对二十世纪的危害。下面两段均选自《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的第二章“浪漫主义的天才” (Romantic Genius)。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CHAPTER TWO ROMANTIC GENIUS

Romanticism, it has been remarked, is all that is not Voltaire¹. The clash between Rousseau² and Voltaire is indeed not merely the clash between two men, it is the clash between two incompatible views of life. Voltaire is the end of the old world, as Goethe³ has put it, Rousseau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One is not to suppose, however, that Voltaire was a consistent champion of the past. He is indeed with all his superficial clearness

one of the most incoherent of writ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defended classical tradition he attacked Christian tradition, spreading abroad a spirit of mockery and irreverence that tended to make every traditional belief impossible. The "reason" to which he appeals has all the shallowness that I have noticed in the "reas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ough he does not fall into the Cartesian excess of abstract reasoning⁴, and though the good sense that he most often understands by reason is admirably shrewd within certain bounds, he nevertheless falls very far short of the standards of a true classicism. He delights in the philosophy of Locke⁵ and has little sense for Greek philosophy or for the higher aspects⁶ of Greek literature. He is quite lacking in the quality of imagination that is needful if one is to communicate with what is above the ordinary rational level. So far from being capable of high seriousness, he is scarcely capable of ordinary seriousness. And so the nobility, elegance, imitation, and decorum that he is constantly preaching have about them a taint of formalism⁷. Perhaps this taint appears most conspicuously in his conception of decorum. A man may be willing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his ordinary self—and every type of decorum is restrictive—if he is asked to do so for some adequate end. The end of the decorum that an Aristotle⁸, for example, would impose is that one may become more human and therefore, as he endeavors to show in a highly positive fashion, happier. The only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will please a man who has thus become human through the observance of true decorum is an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are themselves human and decorous. Voltaire for his part wishes to subject art and literature to an elaborate set of restrictions in the name of decorum, but these restrictions are not joined to any adequate end. The only reward he holds out to those who

observe all these restrictions is "the merit of difficulty overcome." At bottom, like so many of the Jesuits⁹ from whom he received his education, he looks upon art as a game—a very ingenious and complicated game. The French muse he compares to a person executing a difficult clog dance on a tight rope, and he argues from this comparison, not that the French muse should assume a less constrained posture, but that she should on the contrary be exemplary to the nations. No wonder the romanticists and even Dr. Johnson¹⁰ demurred at Voltaire's condemnation of Shakespeare in the name of this type of decorum.

Voltaire is therefore, in spite of all his dazzling gifts, one of the most compromising advocates of classicism. Pope also had eminent merits, but from the truly classical point of view he is about as inadequate as Voltaire; and this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because English romanticism tends to be all that is not Pope¹¹. The English romanticists revolted especially from the poetic diction of which Pope was one of the chief sources, and poetic diction, with its fail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obility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nobility, is only an aspect of artificial decorum. However, the revolt from poetic diction and decorum in general is not the central aspect of the great movement that resulted in the eclipse of the wit¹², and man of the world¹³ and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original genius. What the genius wanted was spontaneity, and spontaneity, as he understood it, involves a denial, not merely of decorum, but of something that, as I have said, goes deeper than decorum—namely the doctrine of imitation. According to Voltaire genius is only judicious imitation. According to Rousseau the prime mark of genius is refusal to imitate. The movement away from imitation, however, had already got well started before it thus came to a picturesque head in the